

大家小品

水与文人

王英琦

到徽州,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水与人——特别是水与文人。但我说的水,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水,而是泛指整个徽文化地域性的那份盈盈复脉脉的独特风水;活泼的信息素,多样的生态因子以及变化无极的丰沛气场、生物场……

太,也得之于他带有徽州人水样善忍的结构遗传因子:宁肯如弱水牺牲小我,也要保全中华人伦传统之美德——虽则这并不妨碍他同时猛批中华文化中保守、僵死、专制的一面。

难以继。在这一点上,我最佩服中国文人中的钱钟书、杨绛夫妇。此二人,水静沙明般生命志趣与写作恒性,充满大意境大精神。一个写在人生边上,一个活在人生边上。写在人生边上的先去了天国,活在人生边上的再接着写。现如今,快百岁的杨老太,不



乡野的路(水彩画)

王一友

新刊架

《教育局长》

邓楠

滨河市实验中学发生学生跳楼事件,在全省引起轩然大波,而跳楼身亡的学生赵天一,是主管教育的马副市长的内弟。实验中学校长许志国被停职检查,并主动提出辞职。教育局长李兴华权衡利弊后,决定承担事件责任,让许志国继续担任校长,支持他进行教改,推行素质教育。但是马副市长

真能轻易不追究了吗?人事科长冯月琴与李兴华曾是初恋情人,她凭借旧情频频粘靠李兴华,也想当实验中学的校长,但她坚持完全功利化的应试教育理念。在复杂的权利斗争和教育观念的博弈中,教育局长李兴华究竟能不能坚守住自己最初的理想和道德底线?一个深谙官场之道的官员,他选择了妥协、逃避,还是正面应对……

文苑撷英

一字诗和半字诗

陈永坤

一字笔画最少,可是经诗人巧妙安排,能化平淡为神奇。清代文学家纪晓岚曾写过一首一字到底的诗:“一帆一浆一渔舟,一个渔翁一钓钩,一俯

寺,一林黄叶一僧归。”两首诗都是连用十个“一”字,并不给人以重复单调的感觉。然而,你可知道明代诗人梅鼎祚写过一首“半”字诗:“半水半烟半柳,半风半雨半催花。半没半浮半渔艇,半藏半见人。”全诗句句不离“半”字,读来妙趣横生。



春意盎然(水彩画)

朱斌

早就听说了城东那家陶瓷店的老板娘是个很奇怪的女人。但究竟又奇怪在哪里呢,一问,朋友们都讳莫如深,说,要不你自己去瞧瞧吧,你会感兴趣的。想想,我还真是来感兴趣了,我似乎天生对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比较感兴趣,二话没说,我问清了那家陶瓷店的位置,就驱车赶了过去。

现出对陶瓷有浓厚兴趣的样子。我耐着性子在店里看了半天的陶瓷,在店的一角坐下来时,看着老板娘,说出了心中的疑惑。我说,听说你这里的陶瓷会说话?话说出口,才觉有些唐突,朋友们戏谑的话语又怎么能当真呢。不过,我意外地看到了老板娘脸上暖暖的笑意,而且,她表情很认真地地点了点头,说,是啊。说完,还

小说

会说话的陶瓷

崔立

店。我前想继续去把这个谜团给解开,可想老板娘让我听陶瓷说话的神情,又有些不大敢去,若是这女人真疯了,发起疯来,这还了得?有一天,当我驱车再经过陶瓷店时,发现店里站的是另外一个女人。我想,也许这个老板娘可以解开会说话

仅发飙地写着思考着,且如晚年的托尔斯泰,恨不能得到更多真理。这真是一种上善至水的大美德!我毫不怀疑,在这个群起争利的大闹市,谁能保有水的定性、柔性、韧劲与后劲,谁就一定能够不挣而胜,成为最终的赢家!

那天晚上,我在楼顶上待了三个小时,我看到绿上衣先后把五个男子带进了酒吧,红短裙带了四个男子进酒吧。按照这样计算,一个酒托一天最少会骗10名男子,每个男子被宰500元,这应该不算多吧,一个酒托一天就会骗走5000元。这5000元里,键盘手抽取10%,那么酒托抽取的绝对不会低于键盘手,就按照10%计算,一个酒托一天收入500元,一月收入15000元。那时候的15000元,最少相当于现在的30000元。太可怕了!每个酒托和蠢鱼走进酒吧,一般都只会呆在里面呆一二十分钟,然后,酒托就会带着蠢鱼出来。酒托甩掉了前一个蠢鱼,就会急急忙忙地接待下一个蠢鱼。她们边走边打电话,她们都很忙碌,比妓女还忙碌。

有一天,我找了一个拉三轮车的活,在路灯下边看书边等客,一个50多岁的男子走过来了。他穿着蓝色西裤,白色长衫,戴着近视眼镜,是那个年代最普通的打扮,我猜不出他的身份。

我说的这些爱也是这样,你会笑笑;又调皮。

可是清晨,雪落得多温暖啊,我希望《斯卡布罗集市》的音乐响起,那是我的手机,那口哨吹得那么心伤

如果,雷一直落,如果,我这样一直走,如果,你也如我一样期待着,我们会不会在街角相遇?

如果相遇,你会不会认得我,我系着那条红围巾,这个冬天的小火苗,我的帽子落满了雪花,还有,睫毛上,一眨就化掉的,那个最调皮的一朵

这些来自体内的野草

大雾弥漫,但我似乎已经看透。像深不可测的命运,由内心渐次升起。身陷其中的空和静,这些

来自体内疯长的野草。我看到清醒端坐在寂寞深处,冷眼相对。

风吹着薄如纸的月亮,一整夜心绪纷绕来绕去。这些来自体内疯长的野草,纠缠不清的,一遍一遍,理不出头绪。镰刀就在手中,割断一次又一次。无法除去的根,在深夜长成茂密的草原,我隐在其中,灼灼不安。端坐在寂寞深处冷眼相对……

着自己回家。在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,儿子横穿红灯,一辆疾驰而过的装陶瓷的卡车刹车不住,为避开儿子,打方向时,车翻了,一整车的陶瓷生生地压在了儿子身上,儿子当场就死了。

后来,伤心欲绝的母亲和父亲离了婚,为了纪念儿子,开了一家陶瓷店……

我静静地听着,隐隐发觉鼻子酸酸的,说,那位母亲就是老板娘?女人点了点头,说是。我表妹把每一个陶瓷都当成了她儿子的化身,很多时候,她都会和陶瓷说说话……

我记得那天我是怎么走出陶瓷店的,只知道我几乎是愤愤地闯入朋友们的地方,再三警告他们,以后不准再拿会说话的陶瓷和老板娘当笑料,不然,咱朋友都没得做!然后,在朋友们的一片惊愕中,我扬长而去。

再一天,我又去了那家陶瓷店,我看到老板娘很安详地坐在店中,耳边正放着一个陶瓷,老板娘很认真地听着,并且不时在张着嘴,像是在和陶瓷聊着天。

看见我来,老板娘刚要和我说话。我把手指放在嘴边,示意她不要说话。

我轻轻地朝老板娘耳语,说,让我也听听陶瓷的话,好吗?然后,我看到老板娘脸上很灿烂的笑容。

武大郎站在马路这边,张望着马路那边越走越远的绿上衣,暗自神伤。他一个人迟疑地向前走去,边走边抽着自己的耳光。几个迎面走来的男人惊讶地看着武大郎,武大郎不管不顾,抽完耳光,又用衣袖抹着眼泪。

他问:“你以前都做过什么?”我犹豫了一下,就说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,这些年的经历一直压在心中,一直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。现在,我告诉了那个陌生人,这个不会对我造成任何伤害的陌生人,我突然感到轻松了很多。我长出了一口气,心胸豁然开朗。

他坐在三轮车里没有说话,我听到他在叹气,声音很轻,像飘落了一片枯叶。过了一会,他说:“你有什么联系方式?”

我告诉了我和他的传呼号码。这段路程我们大约骑了一个小时,来到火车站广场,他下了三轮车,告诉我:“这几天你的传呼别关机,我会联系你的。”

按照路程的长短,他应该给我10元钱,但是他给了50元。我说我没有钱找你,我只要10元钱。他说不要找了,你太不容易了。

离开火车站,我一路都在想着,他是谁,他为什么会说联系我。我突然后悔没有要到他的手机号码,然而,如果他手机,他就是有钱人,他会把手机号码告诉一个陌生的三轮车夫吗?

报社突然宣布破产了。听说那家报社欠了印刷厂上千万,还欠了员工几个月的工资,印刷厂把报社告上了法庭,法庭强制执行,拉走了报社所有财产。

而受苦受难的,还是我们这些打工者。

主任问我:“你有什么打算?”我说:“我还不知道。”主任说:“真对不起你,当初不带你出来多好。”

我说:“没什么,人生本来就是起起落落,你不带我出来,我怎么知道南方这样富裕繁华。”主任苦笑着:“我要先回家去,老婆一直在家等着。我有了好去处,会通知你。”

我点点头。我没有老婆,没有人等我。我的家在乡村,家中父亲卧病在床,我回家不但帮不上任何忙,而且还会让父母揪心。我有家,但是我没法回去。

连载

郑州的豫丰纱厂解放前开了河南境内纺织业的先河,解放后又成为“一五”时期相继开办的郑棉一、三、四、五、六厂的训练基地,许多纺织工人都来豫丰纱厂(此时更名为国棉二厂)取经,豫丰纱厂也向各厂派驻技术骨干传授送。但是,因郑州被国家确定为全国“四大棉纺基地”,它的发展是以原子裂变的样式突变的,许多厂子建设起来了,但技术骨干和熟练工人仍极度缺乏,于是,国家又从苏、沪、浙等地抽调大批女工来到郑州。

北上的“织女”绝大多数在新中国成立前已进厂做纺织工,技术熟练。初到郑州,在火车站,迎接她们的是盛大的欢迎仪式,敲锣打鼓戴红花,“织女”们受到英雄般的欢迎。

尽管来了南方“织女”,纺织女工缺口仍然很大,几个厂又从商丘、周口、开封等地急招大批女青年。

据老人们回忆,由于收入高,社会地位也高,“纱姐”竟相成为机关干部们追逐的目标。

在很多纱厂女工的回忆中,纺织车间的日子里始终充满了激情和干劲。“当时实行的三班倒,每天工作是8小时,但实际工作都是10个多小时。”老人们回忆说。

为了早上班,很多女工大冬天穿着单裤从宿舍小跑到车间(车间温度高,怕来回换衣服耽误时间),现在落下了风湿病、关节炎;为了不耽误生产,不少女工给孩子喂奶喂到一半就穿外衣往车间赶。厂子就是工人生命的一部分,大家真正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厂子的主人。

当年纺织女工的精神造就了那个时代纺织企业的辉煌,几家国棉企业的辉煌也带动了郑州经济的繁荣。

郑州的一黑一白就像并蒂莲花开在黄河岸边,在共和国最需要力量和信心的时候,它们提供了坚硬的骨骼和岩浆般的热情,提供了引以为豪的郑州支持。

从上世纪80年代起,国家区域政策发生重大战略性调整,国家投资政策逐步向沿海开放港口城市和经济特区倾斜。在这种情势下,郑州作为内陆城市,发展工业的区位优势基本丧失殆尽,以前的“三线”优势反而成为郑州实施对外开

的谈话中夹杂着喘息,就说:“别着急,时间还早着呢。你慢慢骑。”我们沿着江边宽阔的马路,悠悠地向前行驶,路边不时有携手走来的男人惊讶地看着武大郎,武大郎不管不顾,抽完耳光,又用衣袖抹着眼泪。

他问:“你以前都做过什么?”我犹豫了一下,就说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,这些年的经历一直压在心中,一直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。现在,我告诉了那个陌生人,这个不会对我造成任何伤害的陌生人,我突然感到轻松了很多。我长出了一口气,心胸豁然开朗。

他坐在三轮车里没有说话,我听到他在叹气,声音很轻,像飘落了一片枯叶。过了一会,他说:“你有什么联系方式?”

我告诉了我和他的传呼号码。这段路程我们大约骑了一个小时,来到火车站广场,他下了三轮车,告诉我:“这几天你的传呼别关机,我会联系你的。”

按照路程的长短,他应该给我10元钱,但是他给了50元。我说我没有钱找你,我只要10元钱。他说不要找了,你太不容易了。

离开火车站,我一路都在想着,他是谁,他为什么会说联系我。我突然后悔没有要到他的手机号码,然而,如果他手机,他就是有钱人,他会把手机号码告诉一个陌生的三轮车夫吗?

报社突然宣布破产了。听说那家报社欠了印刷厂上千万,还欠了员工几个月的工资,印刷厂把报社告上了法庭,法庭强制执行,拉走了报社所有财产。

而受苦受难的,还是我们这些打工者。

主任问我:“你有什么打算?”我说:“我还不知道。”主任说:“真对不起你,当初不带你出来多好。”

我说:“没什么,人生本来就是起起落落,你不带我出来,我怎么知道南方这样富裕繁华。”主任苦笑着:“我要先回家去,老婆一直在家等着。我有了好去处,会通知你。”

我点点头。我没有老婆,没有人等我。我的家在乡村,家中父亲卧病在床,我回家不但帮不上任何忙,而且还会让父母揪心。我有家,但是我没法回去。



比如商业企业上市。成都人民商场、北京王府井商场、上海百货等等都上市了,而郑州几家企业上市的各种准备都已经做好了,但在最后一刻却退出来了。它们不愿上市,觉得上市之后受透明度较高的监管履行机制制约,不利于现有模式的发展,没有意识到这种资本的运作,会把企业放在更加广阔的商品大潮中经受过,会给自己的企业带来更丰厚的回报和更大的影响力,像中国足球那样,缺少临门一脚的果敢和技术,所以导致郑州商业在资本运作方面极不成功。

当郑州的零售业辉煌不再时,刘禹锡的“东边日出西边雨,道是无情却有情”像谶语一样成就了后商战的另一个格局。

实际上,郑州商贸城发展战略,有一个漫长的酝酿期。当中央把注意力放到沿海城市的战略开始实施的时候,敏感的郑州开始思想。郑州将向何处去?

郑州成了一个思索的城市。省市领导参与了进来,专家和学者参与了进来,老百姓也参与了进来,大家都在思考,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,郑州的道路该怎样走?郑州在全国城市中有何特色,有何优势,如何确立这些优势走特色城市的路子,一时众说纷纭。

拉短为长 郑州人在思考中迎来了2000年